

傍晚小雨。打开日历看,发现清明节已经过去多日,“禁足”防疫的日子里,时间仿佛也被叫停。

这个时节的谭坪垣,满世界都是苹果花,看着眼晕,闻着醉人,走在路上都感觉踉踉跄跄。往常坐在院里果树下的我奶奶,今年却没了。

奶奶去年底重病一次,手机上跟我视频。红绸彩织的寿衣已经上了身,脸也浮肿,人在炕上坐,堂弟在身后半撑半抱,姑姑叔叔们在身边围着。堂弟说:想再看你一眼。奶奶看着我,只是看着,不说话。平日里靠说话过活的我,只觉得喉咙紧,声带抖,话却说不出来,眼前一片模糊。

一夜辗转,等待一个可怕的电话。第二天,横下心没回家。五年前说好要过100岁大寿的,我不回,指定她不能走的。第三天,奶奶果然转危为安,心想上天眷顾老乔家,这个年过得舒坦。现在想来是误判了。老人家只是不想搅害全家近百口过不好这个年,所以一直撑着。其实腊月里就跟父亲说过:不想在了,走呀。

晋南春早,正月末已是气清天明,勃勃生机开始在垣上涌动。老人家择了一个吉日自己走了。是个早晨,一路上都是阳光,温暖而明亮。

23年前我爷爷去世,奶奶跟我说:你爷爷一生多难,未得高寿,他走了,我要替他好好活着。今年花落颜色改,明年花开复谁在?这是我奶奶看到的第95个春天。

同事和朋友都羡慕我,羡慕五十多岁的人还有奶奶。大家都知道人活着不易,其实活久了更难。奶奶生于民国十七年,那时整个山西都是战场,先是二次北伐,后有中原大战,晋南似乎都未曾幸免。

日本鬼子入侵我们这一带那年,奶奶10岁。战争持续了8年,她在颠沛流离中长大。“跑贼”两字,一生都刻在记忆中。奶奶娘家靠近王勃老家,吕梁山和运城盆地的交界,



我们叫“前山”,旦有战乱,必当其冲。“跑反”一般是朝我们家这边,“前山”人称为“后垣”。日本投降那年,奶奶嫁到我们家,新的战争又开始了。三年,一个在战场上生死未卜,一个在谭坪垣上望眼欲穿,这是那个时代的新婚别。无定河边骨,春闺梦里人,战乱年代是大概率事件。村里和我爷爷一起离开的两个后生,一个再无音讯,另一个重回谭坪垣已是几十年之后。我爷爷还算幸运,盼来了铸剑为犁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,爷爷在监狱里一蹲就是五年,奶奶一个人拉扯着父亲、姑姑和叔叔们,上面还有老爷爷、老奶奶,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。爷爷捎信到家里,让把小叔送人,奶奶没听。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小叔会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,也不敢想。但在奶奶心里,一家人,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。

“文革”刚结束,公社煤矿急着用人,想到了曾在县里当过手工业局长的我爷爷。爷爷应承了,但有条件。这就是我爷爷,一个拿命开过玩笑的人,开个条件也不算啥。而公社竟史无前例地接受了这个“胁迫”,于是我三叔被特许进入公社的高中读书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公社是啥都有点

手头有一本20世纪80年代《新民晚报》副刊品牌栏目“夜光杯”的作品集。“夜光杯”是著名栏目,经过几代报人的苦心经营,其文化品位成为行业翘楚,至今依旧享誉全国。遇有闲暇,随手翻翻,重温一下远去的那个年代,颇意味。常被那些温馨、率性、隽永、真情的“豆腐干”所吸引:怀旧故事让人感受曾经的沧桑,灵感突发的情愫丝雨,让人泪流满面,有过往事件的描述,有历史事件的疑存等等,篇幅都不长,不过干把字。

对历史掌故有兴趣,可在“回忆录”里多看看。文章可读性强,对署名的作者,也就产生了兴趣。“夜光杯”的作者既有当年国内文坛巨匠,也有诸多陌生的名字。兴趣使然,便借助互联网技术搜索一下,谁知这些看似籍籍无名的作者也是不同凡响,让我肃然起敬。

1983年8月19日,“夜光杯”刊发一篇题目叫《忆黄梅镇和萧红》的文章,作者叫苑茵,文章梗概是说抗战时期,在重庆北碚一个叫黄梅镇的地方,作者和萧红有过一次接触,作者当时是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。网上一搜:苑茵女士,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夫人,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,新中国成立后先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,后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外语。从金融领域跨行业到音乐学院教授英语,行业跨度足以让当代人难以想象,而从人物介绍看,苑茵先生并没有留学经历。

1984年12月9日,署名为薛正的作者发表了一篇《流亡与光复》的文章,讲述日本鬼子侵占当年的中学校园,她作为校长心中充满愤怒。我在网上录入薛正检索:薛正,女,江苏无锡人,毕业于燕京大学,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祖国,一直从事教育工作,曾被上海市政府授予“第三中学终身名誉校长”。1985年,以8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,1992年自愿资助10名贫困地区孩子上学,1995年去世。看了这些,对先生的人品、学术肃然起敬,一个民族的进步崛起,需要有这样的担当,先生之风山高水长。



1985年9月3日有一篇《日本战犯的下场》,作者杨寿林,他是当年国际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助手,早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,参与东京大审判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。足见当年的这些青年才俊学术功底是何等了得。

当然也有一些查询不到的,如1984年8月19日,作者王君燕写的一篇《延安的第一架钢琴》,说的是1939年一位重庆爱国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,运至延安,成为当时唯一一架钢琴,延安所有人都聆听过这架钢琴的乐声。1945年胡宗南进攻延安,埋人地下,从此失踪。这篇文章有非常翔实的史料价值,作者肯定是经历了当年此事的人,但网上检索,没有找到与之相匹配的“王君燕”,深感遗憾。

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”,这些作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历史,而是老一代学人的责任、风骨、水平。优秀的作者队伍,才能传播出高质量的声音。尽管已过去数十载,今天读来,依然对他们充满敬意。

本版插图:朝曦

回味

夜光杯

白松青

雨还在窗外落着,夜半钟声一下一下,撞在心坎上。大抵,这个时候还不睡的人,多半都有颗孤寂的灵魂吧。

今夜的失眠,似乎与酒有关。好友的饭店今天复又开门大吉。宅家两个多月,到市井喧嚣里走一圈也挺好。

对于酒文化里的酒,我是发过誓绝不再碰的。节前与京城回来的文友小聚,喝了一点啤酒,回来打了三天点滴才恢复。年龄渐长,开始学着拒绝,开始做减法,越来越排斥参加一些群体活动,尤其是酒场。遇到非去不可的,也开着车去可以理直气壮不喝。心之所适,即为安处。

今晚的祝酒辞,却出人意料。老友相聚,仿佛初见,以往叽叽喳喳的一帮人,现在每个人说出的话竟然都有其各自的一番深意。情之至者,在乎性情,看来经历过这次疫情,大家都活得更通透了啊。一说:人生只三日,一日诗、二日酒、三日死,无法拒绝。

第一日,饮一小口:一弯新月、十里桃花,我很欣

慰我还欢喜着这些微小却美好的事物。仿若一朵花开了,一朵花又落了,诗原本就是大寂寞,也是大慈悲;第二日,饮一大口:所谓写诗的人(只是写诗,不是诗人)就是不一定非得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,而是让诗意去照亮冷冰冰的文字。慢慢地,它们就开始有温度、有情怀,也有了爱;第三日,一饮而尽:所有的美只在瞬间,盛开的刹那芳华。生命亦是。自呱呱坠地那一刻起,便已注定生来如此。活好当下,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期许——没有过去,不要未来,只爱一个平平实实的现在!

这酒啊,还是喝半醉的好,多了就醉;这爱啊,还是信半真的罢,深了就碎。这世间事啊,你和你计较它是那个样子,你不如和它计较它还是那个样子。且念一阙词吧,“浪花有意千里雪,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,一竿身,快活如依有几人?”

念下有心,一念千回。他们说:春天,十个海子全部复活。而我窗外的雨,还一直下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7



边东子 著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会再把女生驱逐出去了,可是细细想想,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,是不是仍然有搞科研,学物理,女不如男的想法呢?作为一种警示,一个提醒,何泽慧的题词其实也并非不合时宜。2011年6月20日,何泽慧院士走完了可能在她自己看来是很平凡的人生路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97



张卫平 著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正在这时田掌柜回来了,听见里面的问话,在门外面说道:西关张来顺张师傅,那可是咱兴县城里的一把刀啊!

田掌柜进了门看见屋里这么多人,白宝明给他介绍道:这是县长,这是我们银行的经理刘先生!

田掌柜显然听过白宝明的介绍,立马堆上

笑:贵客贵客!我说今早上喜鹊怎么叫个不停呢,原来是贵客光临。

田掌柜两只手不知该放在哪里,想招呼大家屋里又乱七八糟没个地方,急得头上快冒出汗。

张干丞弯腰看着地上的零件说:田掌柜,机器啥时候能修好?

田掌柜擦擦头上的汗:问题不大,换几个零件,马上就好!马上就好!

张干丞站起来说:田掌柜,有批货近期要印,有把握吗?

小鬼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窜过来,要趁着他们没来争分夺秒印出票子来,八路军需要、县大队需要……大伙都急等着用钱呢。

田掌柜看住张干丞说:这个把握还是有的!纸张呢?铺子里有点存

货,我刚刚出去找了几桶油墨,只要把版拿来就可以印了。

刘象庚返回头:宝明,那就请张师傅下午到银行来。

白宝明:好啦!

田掌柜看住张干丞:时候不早了,我田某人做东,请各位到复兴隆一聚如何?

张干丞向铺子外面走去:谢谢田掌柜的美意!只要你田掌柜能把这次活儿干好,县政府不仅要请你,还要奖励你!

田掌柜点着头:谢谢县长大人!

张干丞说完和刘象庚几个离开长兴堂。

田掌柜看着这些人走远了,才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。两位伙计看见了,低头抿嘴笑起来。

小说

纪实

可是又有什么办法?后来,一位所领导同意接受这些书,何泽慧很高兴;谁知此事还没有办成,那位领导离任了。于是,这些书如何保存又成了问题。

荷风永存

直到90高龄时,何泽慧仍然每天早早地就去高能所上班,所里要给她配车,她不要,仍是坐班车,甚至是挤公交车去上班。中午她就在食堂吃饭,然后买两个馒头带回家,晚上一热,就算是晚餐了。许多人对此都感叹不已。她在清华的老同学,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“863高科技计划”倡导者之一的王大珩院士曾有诗曰:

春光明媚日初起,背着书包上班去。

尊询大娘年几许,九十高龄有童趣。

毕生竞业呈高能,尤庆后继茂成林。

夕阳晚照红烂漫,赞我华夏居里魂。

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何泽慧不老的精神风貌。

何泽慧质朴无华,有人说她就像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的孩子,只讲真话,不管时间、不管地点、不管对方的职位。有一年,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到家里看望她和钱三强,她劈面第一句就是:“我给你提个意见。”作为一名女科学家,何泽慧一生都坚持着为女性争地位,就连清华大学校庆时,请她题词,她还“不合时宜”地题写了“男女平等”四个大字。现在的清华大学当然不